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十六回 兵部官選將練師 教場中招軍買馬

詩曰： □八羽林郎，戎衣事漢王。

臂鷹金殿側，挾彈玉輿傍。

馳道春風起，陪游出建章。

侍獵長楊下，承恩更射飛。

塵生馬影滅，箭落雁行稀。

薄霧隨天仗，聯翩入瑣闈。

卻說萬歲爺道：「征進西洋，還要用指揮官一百員，千戶官一百五員，百戶官五百員，著兵部官逐一推來看，鑄印與他。」兵部尚書俯伏丹墀，稽首頓首，奏道：「陛下選將征西，事非小可，須則是個智勇俱足，文武兼資，馬到功成，旗開得勝，方才不辱滅了朝命。似此任大責重，小臣未敢擅便。」聖上道：「卿意何如？」兵部道：「依臣所奏，寬賜欽限，容臣等會同五府侯伯，教場之內嚴加考校，拔其尤者來復朝命。未審聖意若何？」奉聖旨：「依卿所奏，限三日內回報。」即時御駕轉宮，文武百官班散。

兵部尚書歸衙，移咨五府，五府侯伯傳示各營，示仰各衛指揮，各所千、百戶，各備軍營器械馬匹，俱限明日黎明齊赴大教場內操演武藝，比較勝負。中間武藝高強，韜略嫻飛，即便疏名進朝，請旨掛印，前往征西。

不覺的月往日來，就是三更五鼓，雞唱天明。兵部尚書開了棍，搭了橋，竟投大教場而來。那些京營裡的將官，人頭簇簇，馬首相挨，不在話下。還有一班五府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，貂蟬滿座，弁轉疑星。只見兵部尚書進了營，各各相見，相見已畢，敘次坐下。各官投參，尚書把個投參的手本查一查，大略約有二千四百餘員。尚書心裡想道：「今日多中撈摸，想必得個好將官也。」即時上了將臺，東首扯起一桿「為國掄材」四個大金字的旗號，西首扯起一桿「欽差選士」四個大金字的旗號。即時傳下將令：各官先試弓馬，次試弩箭，三試槍，四試刀，五試劍，六試矛，七試盾，八試斧，九試鉞，□試戟，□一試鞭，□二試鋼，□三試過，□四試叉，□五試鈸，□六試白打，□七試綿繩，□八試套索。一□八般武藝，件件考全。這一考不至緊，把這些將官都考倒了。投參時原有二千四百餘員，及至考校已畢，把個記錄簿兒來總一查，恰好的去了一千七百餘員，止得七百員。登簿中間，卻有張相等一□八名，現任指揮之職；鐵榜等三□六名，現任千戶、百戶之職。這兩班兒卻是與眾不同，一□八般武藝，無不精通；三略六韜，無不習熟。尚書心下□分歡喜，即時類集，表奏朝廷，只是欽限少了五□名。五府侯伯說道：「千日之長，一日之短。」一個人討上了幾個，滿了欽限，各官散場。直到明日五鼓，金雞三唱，曙色朦朧，宮裡升殿，百官進朝。正是：

紫殿俯千官，春松應合歡。

御爐香燄暖，馳道玉聲寒。

乳燕翻珠綴，祥鳥集露盤。

宮花一萬樹，不敢舉頭看。

萬歲爺升殿，百官進朝，文武班齊，奏章已畢。兵部尚書出班俯伏，萬歲山呼，稽首頓首，奏道：「臣蒙聖恩考選諸將，考選已畢，今將堪任指揮一百員，堪任千戶一百五員，堪任百戶五百員，具有札子上呈。」奉聖旨接上來看。聖上看了，說道：「各官現在何處？」尚書道：「現在午門外聽宣。」奉聖旨宣進來。只見那七百五員將官奉了聖旨，蜂擁而來，進了朝門，一字兒跪著丹墀之下。黃門官奏道：「介胄之士不拜，各官平身。」各官齊聲呼上一聲：「萬歲，萬歲，萬萬歲！」站將起來。只見：

一個個頭戴爛金盔映日，一個個身穿鎖子甲鋪銀。一個個紮袖兒半寬半窄，織成五彩文章；一個個繚鬚兒不短不長，斜拽三春楊柳。一個個掛一把戒手刀，夜靜青龍偃月；一個個挎一口防身劍，秋高白虎臨門。一個個掩心鏡兒明幌幌，照耀乾坤；一個個獸吞頭兒黑沉沉，鋪堆煙雨。一個個弓衣兒邊邊，早三弦，晝三弦，晚三弦，弦上環許多的虎豹；一個個箭壺兒小小，上八洞，中八洞，下八洞，洞裡有無限的神仙。一個個遠望處，紺地勾文，虎頭連壁，赫奕兮最是英明；一個個近前時，虯龍列象，樓堞成形，炳爛兮越加壯麗。一個個擦掌摩拳，呲牙狹齒，略略綽綽，那裡再尋這個混世魔王？一個個橫眉豎髮，斗角拳毛，偃偃兜兜，就是生成狠的當年太歲！

正是：

渾身有膽能披難，奮武何人敢敵鋒？

豺虎陣中驅戰馬，貔貅隊裡捉真龍。

奉聖旨：「首事的鑄印與他，協同的關防管事。」各各謝恩而退。聖上道：「征進西洋，選用管糧草的官幾員，陰陽官幾員，通譯番書官幾員，精通醫藥的醫官幾百員，醫士幾□名，該部知道。」即時戶部尚書點本部浙江司郎中某官一員進呈，欽天監點陰陽官某共□員進呈，四夷館點通譯番書官某共□員進呈，太醫院點醫官一百名、醫士三□名進呈。奉聖旨：「各該到任聽調。」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耀武揚威海上洲，百官濟濟借前籌。

襟裾華夏未為遠，俯仰堪輿不盡游。

任是怪禽呼姓字，何難海鳥佐朋儔。

明朝來享來王日，一統車書闕下收。

聖旨道：「征進西洋，選用精兵□萬，名馬千匹，該部知道。」兵部領了招兵的旨意，太僕寺領了買馬的旨意。不旬日之間，兵部招了□萬雄兵，每日間在於教場中分班操演，就在長乾門外紮了五個大營，分個中左右前後。這個「中」，卻不是留守中、武功中、濟陽中、武城中、富峪中、大寧中。這個「左」，卻不是金吾左、羽林左、府軍左、留守左、虎賁左、永清左、武功左、武驍左、騰驍左、潘陽左、神武左。這個「右」，卻不是金吾右、羽林右、燕山右、留守右、虎賁右、永清右、武功右、武驍右、義勇右、騰驍右、潘陽右。這個「前」，卻不是金吾前、羽林前、府軍前、燕山前、留守前、義勇前、忠義前、大寧前。這個「後」，卻又不是金吾後、府軍後、留守後、義勇後、忠義後。他自操自演，自紮自營，只在伺候聖旨調遣。有一闕《從軍行》為證，詩曰：

穹廬雜種亂金方，武將神兵下玉堂。

天子旌旗過細柳，匈奴運數盡枯楊。

關頭落月橫西裔，塞下凝雲斷北荒。

漠漠邊塵飛眾鳥，昏昏朔氣聚群羊。

依稀蜀仗迷新竹，彷彿胡牀識故桑。

臨海舊來聞驃騎，尋河本自有中郎。

坐看戰壁為平土，近侍軍營作破羌。

兵部尚書復了招兵的本，奉聖旨：「該部嚴加訓練，俟征西之日調發。」

卻說太僕寺領了買馬的旨意，遍尋天下名馬，不旬日之間，馬已齊備了。這個馬卻不是等閒的馬，盡是些飛龍、赤兔、駿、驊

騮、紫燕、驢騙、鬻膝、耳俞暉、麒麟、山子、白蟻、絕塵、浮雲、赤電、絕群、逸驃、馬錄驪、龍子、麟駒、騰霜驄、皎雪驄、凝露驄、照影驄、懸光驄、決波馬駒、飛霞驃、發電赤、奔虹赤、流金馬、照夜白、一丈烏、五花虬、望雲驄、忽雷馬交、卷毛驄、獅子花、玉驄、紅赤撥、紫叱撥、金叱撥；就是毛片，也不是等閒的毛片，都是些布汗、論聖、虎喇、合裡、烏赭、啞兒爺、屈良、蘇盧、棗騮、海騮、栗色、燕色、兔黃、真白、玉面、銀鬃、香膊、青花；就是馬廐，也不是等閒的馬廐，都是些飛虎、翔麟、吉良、龍馬某、驕馬餘、馱馱、馬宛鸞、六群、天花、鳳苑、荒豸、奔星、內駒、外駒、左飛、右飛、左方、右方、東南內、西南內。這個太僕寺馬匹齊集，只是伺候旨意發落。有一闕《天馬歌》為證，詩曰：

漢水揚波洗龍骨，房星墮地天馬出。
四蹄蹀躞若流星，兩耳尖流如削竹。
天閒□二連青雲，生長出入黃金門。
鼓鬃振尾恣偃仰，食粟何以酬主恩。
豈堪碌碌同凡馬，長鳴噴沫奚官怕。
人為君王駕鼓車，出為將軍靜邊野。
將軍與爾同死生，要令四海無戰爭，
千古萬古歌太平！

太僕寺復了買馬的旨意鞍山。奉聖旨：「該本衙門牧養，俟征西之日發落。」明日萬歲爺升殿，百官進朝，淨鞭三下響，文武兩班齊，一道聖旨，竟往長乾寺宣國師進朝。

卻說金碧峰在長乾寺裡領著非幻徒弟、雲谷徒孫，更有本寺欽定上人、古瞻上人、廣宣上人、靈聰上人、元敘上人，講經說法，正果朝元。忽聞得聖旨召，你看他：頭戴著瓢兒帽，身穿著染色衣，一手鉢盂，一手禪杖，大搖大擺，擺上金鑾殿來。萬歲爺看見碧峰長老遠來，忙傳聖諭，著令當駕的官看下繡墩賜坐。長老見了萬歲，打個問訊，把個手兒拱一拱。聖上道：「不見國師，又經旬日。」長老道：「貧僧知得上位連日有事，選將練師，招軍買馬，故此不敢擅自進朝，恐妨軍國重務。」聖上道：「但說起個選將練師，我心上就有許多不寬快處。」長老道：「為何有許多不寬快處？」聖上道：「枉了我朝中有九公、□八侯、三□六伯，都是位居一品，祿享千鍾，績紀旂常，盟垂帶礪，一個個貪生怕死，不肯征進西洋。」長老道：「怎見得不肯征進西洋？」聖上道：「是我前日當朝廷之上，取了幾顆四□八兩重的坐龍金印，並沒有一個公、侯、伯肯出班掛印征西。」長老道：「這正使合該是司禮監太監，協同合該是兵部尚書。」聖上道：「國師是何高見？」長老道：「貧僧夜觀乾象，只見帥星入斗口，光射尚書垣。」聖上道：「欽天監也曾說來，但不知道斗口可是三寶太監麼？」長老道：「是誰保舉三寶太監來？」聖上道：「是劉誠意保舉的。」長老道：「欽天監該連升他三級，劉誠意該進爵公侯。」聖上道：「怎見得欽天監該連升他三級，劉誠意該進爵公侯？」長老道：「欽天監陰陽有准，劉誠意天地無私。」聖上道：「欽天監陰陽有准，這個是了。怎見得劉誠意天地無私？」長老道：「滿朝文武百官，俱征不得西洋，止有三寶太監下得西洋，征得番，這是個天造地設的。劉誠意直言保舉，卻不是個天地無私？」聖上道：「怎見得三寶太監下得海，征得番？」長老道：「三寶太監不是凡胎，卻是上界天河裡一個蝦蟆精轉世。他的性兒不愛高山，不愛旱路，見了水便是他的家所，故此下得海，征得番。」聖上道：「怎麼兵部尚書去得？」長老道：「兵部尚書也不是個凡胎，卻是上界白虎星臨凡。有了這個虎將鎮壓軍門，方才個斬將奪旗，摧枯拉朽。」

萬歲聽見這兩個元帥都是天星，心裡想道：「世上哪裡有這許多的天星？只怕明日征西洋有些做話把。」忙問道：「左右先鋒，國師可曾知道？」長老道：「貧僧知道。」聖上道：「國師何事得知道？」長老道：「貧僧都是個未卜先知的。」萬歲爺心裡想道：「原來這長老未卜先知哩！」問道：「既是國師未卜先知，這兩個先鋒可去得麼？」長老道：「這兩個先鋒不但只是去得，還是老大吃緊處。」聖上道：「敢是個吃緊的天星麼？」長老道：「這兩個人雖不是個天星，卻是個吃緊處相生相應。」聖上道：「怎叫做個相生相應？」長老道：「三寶太監是個蝦蟆精，這個張計號做東塘，這個劉蔭號做西塘。蝦蟆見了塘，你說他伏水土不伏水土？況兼有了西塘，就保管得他前往西洋；有了東塘，又保管得他轉歸東土。這卻不是個吃緊處相生相應呵！」萬歲爺道：「其餘諸將可都是個天星麼？」長老道：「一言難盡，天機怕泄，明日征西之後，上位責令欽天監注記某日某星現某方，貧僧到西洋去做證明功德，也立一項文簿，填寫著某日某人出陣，某日某人出陣。等待回朝之日，兩家對對，便知道某人是某星，龍目觀之，才見明白。」聖上道：「這也是國師慎密處，朕不相強。只是眼目下軍馬俱已齊備，寶船的事體，國師上裁。」長老道：「這個寶船事非小可，須則戶部支動天下一□三省的錢糧，工部委官欽採皇木。卻又要須天之時，因地之利，擇一個吉日良時，蓋一所寶船官廠，卻才用得人官之能，盡得物曲之利。把個三百六□行的匠作選上加選，精上要精，動日成功，刻期完件，這叫做個『要取驪龍項下珠，先須打點降龍手』。」萬歲爺沉思了半晌，說道：「朕有個處分了。目今蓋造皇宮，錢糧木料俱已齊備，權且大工停止，把這錢糧木料都移到寶船廠來，彼此有益，民不知勞。」長老道：「上位言念下民，社稷之福。無敵於天下者，天吏也。此去西洋，百戰百勝，都在上位這一念愛民心上得來。」萬歲爺聽得個百戰百勝，滿心歡喜，說道：「全仗國師指點。」

即時傳下旨意，大工暫止，轉將前項錢糧木植，盡赴寶船廠聽用。該部知道。又傳出一道旨意，竟往朝天宮宣張天師進朝，選擇吉日良時，以便起工。又傳出一道旨意，著船政分司踏勘寬闊去處，蓋選寶船廠一所。又傳出一道旨意，著匠作精選三百六□行的匠人，類齊聽用。聖旨已出，誰敢有違？只見張天師親自進朝，具上一個章疏，擇取本年九月初六日寅時破木起工。萬歲道：「今日已是八月二□日，欽限卻快了些。」道猶未了，工部船政分司一本：「為大工事：臣等踏勘，就於新河三汊口草鞋夾，地形寬闊，蓋造寶船官廠一所，工完奏聞。」奉聖旨：「九月初六日開廠興工。」道猶未了，匠作監一本：「為大工事：臣等考選三百六□行匠人，堪充工作，開具姓名，揭帖具奏。」奉聖旨：「九月初六日寶船廠聽用。」戶部一本：「為大工事：臣等欽遵旨意，將前項錢糧清查明白，聽候寶船廠支用，先此奏聞。」奉聖旨：「工部知道。」工部一本：「為大工事：臣等採取皇木，已經進城的盡行用訖，未用的散在龍潭江天寧洲上。冬月江水歸漕，以致水次遙遠，抑且木料長大，一時搬運不便，恐違欽限，先此奏聞。」聖旨看了，說道：「此時水涸岸高，果是上下不便。初六日不論水之大小，起工便罷。」碧峰長老道：「不可，不可！豈不聞工師得大木則王喜，以為勝其任也。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，以為不勝其任也。起工之日，須得皇木取齊了。」聖上道：「河乾水淺，搬運不便，將如之何？」天師說道：「若是搬運不便，容臣驅下天將來搬運罷！」長老道：「今番另寫過四□八道飛符，不可仍前的不應符。」天師但說起個四□八道飛符，心上就有些吃力。好個萬歲爺，生怕驀幸了天師，說道：「但憑國師高見。」長老道：「貧僧袖占一課，初五日寅時，皇木一齊到廠。」天師心裡想道：「這和尚說個日期且不可，還又限了個時辰，只當半夜三更發個謔語。」萬歲爺心裡也有三分兒不信任，心裡雖然不信任，面上卻要奉承他，說道：「初五日皇木到廠，國師何以知之？」長老道：「天機不可漏泄，到了初五日便見。」議事已畢，萬歲爺轉宮，文武百官班散，天師去朝天宮，長老又投長乾寺而去。

不覺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轉眼就是九月初旬。戶部錢糧俱已齊備，寶船廠俱已齊備，管工分司俱已齊備，三百六□行匠作人等俱已齊備，只是不得個皇木到廠。看看的是九月初四日，每日三本進朝，皇木還在洲上，不得下水。萬歲爺心裡想道：「長老今番也有些謔了。」天師心裡想道：「這和尚今番卻有些跋嘴了。」到了初四日挨晚上，天寧洲搬運官夫齊齊哇哇，你也說道：「朝裡好個國師，初五日皇木到廠。」我也說道：「朝裡好個國師，初五日皇木到廠。」一更歇工，二更安寢，三更悄悄，四更撮空，五更雞叫，六更天明。怎麼有個六更？卻說這些官夫睡到天明，還不曾翻身轉折，卻不是個六更？及至醒了，撐開眼來，只見白茫茫一江洪浪，赤喇喇萬里滔天。睡在簾篷裡的，簾隨水起，還落得個乾淨渾身，睡在店房之中，牀廳兒都也淹了。淹了牀廳倒不至緊，過了工部大堂印信的皇木，大約有幾千萬多根，一根也沒有了。官夫又慌，管工的官又慌，都說道：「這皇木若有差池，粉骨碎身不及也！」有望下流頭去找的，也有望上流頭去找的。

卻說初五日早晨，萬歲爺還不曾升殿，只見寶船廠管廠的官已有飛本進朝，說道：「今日洋子江非常潮信，自五鼓起至日出寅時上，潮頭約有五□丈多高，寶船廠盡行淹沒。臣等站在水中，幾乎沒頂。須臾之際，只見水面上幾千萬根頂大木植隨潮而來，直至寶船廠下。臣等攀援而上，苟延殘喘，即時潮退。臣等細查，原來木植之，俱有工部大堂印信。臣等未敢擅便，謹此奏聞。」萬歲爺龍眼觀看，龍腹中就明白了，心裡想道：「好個長老，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，曲成萬物而不遺。」即時升殿，文武百官進朝，天師、長老一時俱到。萬歲爺道：「皇木到廠，多謝國師扶持。」長老道：「萬歲爺洪福齊天，鬼神助刀，潮從上湧，簾逐潮來，貧僧何敢貪天功為己功乎！」這幾句話，說得何等謙卑，百官無不心服。

萬歲爺即時傳旨，寶船廠動工。萬歲爺道：「寶船廠委官雖有幾員，還得幾員大臣督率才好。」道猶未了，工部馬尚書出班奏道：「造船本是該部公幹，小臣不憚勤勞，願時常督率。」萬歲爺道：「工程浩大，難以責備一人之身，還要斟酌。」道猶未了，兵部王尚書出班奏道：「造船事務重大，小臣願時常督率。」萬歲爺道：「這才是個敬事後食之臣。」道猶未了，只見司禮監太監出班奏道：「奴婢願往，協同二位尚書不時督率。」萬歲爺道：「百官都是這等不肯偷閒，哪怕甚麼西洋大海！」即時欽差一員太監、兩員尚書，前往寶船廠督率。御駕轉宮，百官班散，天師、長老各歸舊刹。

這一位內相、二位尚書，搭了轎，開了棍，逕投寶船廠而來。進了廠，下了轎，敘了禮，參見了委官，查明瞭手本，點過了匠作，燒了天地紙馬，破了木，動了工，一日三，三日九，事事俱好。只是那個皇木原是深山之中採來的，俱有□抱之圍，年深日久，性最堅硬，斧子急忙的砍不進，鑿子急忙的錐不進，鏟子急忙的鋤不進，鋸子急忙的鋸不進，鑿子急忙的銑不進，筓子急忙的釘不進，刨子急忙的推不進。動工已經一月有餘，工程並不曾看見半點。每日間一個內相、兩個尚書，聯鑣並轡，奔著廠裡而來。馬尚書道：「似此成功之難，□年也造個寶船不起。」王尚書道：「就是□年也下西洋不成。」三寶太監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二位老先兒，□年還是一書生。」馬尚書心裡道：「這寶船終是我工部的事務，這擔兒終是我要挑的。」心生一計，瞞了二位同事，獨自一個兒逕投長乾寺中，請教碧峰長老。長老道：「這個土木之工，使不得甚麼手法，只廣招天下匠人，其中自有妙處。」馬尚書得了這兩句話兒，就辭卻長老而歸，心裡只是念茲在茲，不得這個工程快捷。

忽一日坐在轎上，猛然間想起長老那兩句話來：「『廣招天下匠人，其中自有妙處』，多半這個寶船成就，都在這□二個字裡面。」當時寫了告示，揭於通衢，廣招天下匠人，有功者許賞官職，請旨遵行。天下的匠人聽知道有功者許賞官職，不遠千里而來，四方雲集，匠人日見其多。這多中撈摸，果真的就有個妙處：鋸子也鋸得快，斧子也砍得快，鑿子也錐得快，鏟子也鋤得快，筓子也銑得快，筋子也釘得快，刨子也推得快。請下了金碧峰的寶船圖樣來，依樣畫葫蘆，圖上寶船有多少號數，就造成多少號數；圖上每號有多少長，就造成多少長；圖上每號有多少闊，就造成多少闊；圖上每號怎麼樣的制度，就依他怎麼樣的制度。只有四號寶船不同，都是萬歲爺的旨意，如此如此。

是哪個四號寶船不同？第一號是個帥府，頭門、儀門、丹墀、滴水、官廳、穿堂、後堂、庫司、側屋，別有書房、公廨等類，都是雕樑畫棟，象鼻挑簷，挑簷上都安了銅絲羅網，不許禽鳥穢污。這是征西大元帥之府。第二號也是帥府一樣的頭門、儀門、丹墀、滴水，一樣的官廳、穿堂、後堂；一樣的庫司、側屋；一樣的書房、公廨；一樣的雕樑畫棟，象鼻挑簷；一樣的挑簷上銅絲羅網。這是征西副元帥之府。第三號是個碧峰禪寺，一進是個山門，過了山門，就是金剛殿。過了金剛殿，就是天王殿，兩邊泥塑的金剛，木雕的「風調雨順」，峻嶒古怪，殺氣漫漫。過了天王殿，才到大雄寶殿上。上坐了三尊古佛，兩邊列著□八尊羅漢。這□八尊羅漢俱是檀香木刻的，約有七尺多高。後面是個毗盧閣，另有方丈，另有個祥堂，中間有一個寶座，盡是黃金葉子做成金蓮花一千瓣，團團簇簇，號為千葉蓮臺。又有一個懸鏡臺，臺高三丈五尺，兩邊俱是畫成的諸天神將，別樣的那謨。這是金碧峰受用的。第四號是個天師府，頭門、二門，門裡有千樹仙桃，四時不謝。中間是個三清殿，後面有個玉皇閣。後面又有個聚神臺，上面是馬、趙、溫、關四位天將，兩邊列的都是三□六天罡，七□二地煞。另有個真人不老宮，奇花異卉，別是人間一洞天。這是龍虎山張天師受用的。這些寶船用了無萬的黃金，費了萬歲爺許多聖慮，不及八個月日，大工告完。馬尚書會同王尚書、三寶太監联名一本：「寶船告成，乞加恩賞事。」萬歲爺見了本，龍顏大怒，急宣文武百官。

卻不知龍顏為甚麼這個大怒，急宣文武百官有甚麼旨意，且看下回分解。